

洋

波堤上的海波瀾壯闊著，潮間帶的小水窪盈盈澈澈，小漁港內的潮水搖曳盪漾著水紋。

午後，我坐在港邊，看著眼前的海水緩緩流動，水中的魚，或大或小，或灰或斑斕，盡是悠游自在。水面世界上照了一面鏡，我看見了自己，就那樣輕輕柔柔地溶在水中，微微晃蕩。水中的世界與我倒影出另一個境界，一個剔除嘈雜封存在海水鹹苦中的心情縮影。

海風肆意糾扯著頭髮，揉擰著臉，我不以為意，就這樣讓身上養出的壓力被帶走吧！海中的小魚分食著食物，彷彿一口一口地啃掉我哽住的煩憂。靜靜坐在水面，青波勾勒著祥和，上上下下，一晃一搖，像哄著嬰孩入睡。面對這一灘澄澈，我吐出長久鬱積在心中的問題，一一在水中掏洗、過濾，有的就化作泡沫，漂離了；有的，被進進出出的漁船，衝散了；有的，洗心革面，成了鼓舞重回我的心房。

每當有困難雜題，只要把它們盡數灑入洋中，就能如漁夫收網般，拾回滿滿一網收穫。海洋似乎有股神奇力量，替我解開煩惱，也並全不然！她只是用一個母親的身分，柔柔和和地化解她眾多孩子的疑惑，我只是其中一個。

自地球上第一個生命從她腹中蹦達而出，她就一直呵護著心肝寶貝。她洗濯了我心中的污垢，用輕鬆的鹹味灌注到我心中，給了她縹碧的悠遊自在。有回低頭俯視她時，聽到她無奈地嘆息聲……

就如以往，我寂寂觸目著海面倒影，啜飲寧靜。倏忽間，印在水面的情境模糊了，我皺著眉摀住了鼻，那股濃烈的惡臭如輻射線直接穿過我的手，無情地灌了我滿滿一鼻腔的腐味，方才的閒情逸致全被水面上的垃圾驅逐了。母親說她願意替地球洗淨一切汙穢，這些年來她的不肖子將她當作垃圾場。本來身著一領湛藍綢緞，貴婦人般地雍容；如今裹著厚厚一層油汙，心酸地在上頭綴上寶特瓶、塑膠袋、保麗龍，老叟般孱弱。如墨水渲染般地，全球海洋已成一片「黑海」，各地垃圾乘著洋流，環遊世界，啃蝕著母親的軀幹。

我緊張地問她，我從心中吐出得髒污穢不會給她負擔，她卻撫著我，苦笑說心靈的垃圾如果不清除就會變得跟她一樣，我拋出的垃圾是能在大自然中分解的，也許再過不久，她將無法替我洗滌憂心……

我無助地望著成堆垃圾在我心靈沉澱的水面載浮載沉。被汙染了，我澄淨的

心與碧藍大海，被汙染了……眼睛被海面漂流的渣滓狠狠地啄傷，彷彿失去神魂般空洞，源源不絕的酸腐味隨一波波浪濤帶了進來，狠狠地衝撞我的嗅覺。

遠處斜陽拖著長影，灑下了離別前最後的光亮，白色的保麗龍斜斜地抹上一縷縷金色，囂張地晃蕩晃蕩，一搖一閃刺上心頭。我起身離去，卻又回頭一望，海洋依舊閃耀，我緊緊攫住那一片燦燦波光。也許，今後海洋再無能力替我清洗心靈，我封存在洋面的身影終究會被一波波群聚的垃圾淹沒，而我心中的垃圾只能讓記憶中的汪洋來替我清除了……

洋，我的母親，此刻我已長大了，昔日在你浩瀚臂灣中安穩晃蕩，該輪到我為妳洗刷滿身滯成垢的髒汙，我們倆都懂——垃圾在心頭上污染的沉重滋味，儘管我不能如妳將我的憂愁一掃而空，願我能拾起那佔據了搖籃的垃圾，緩緩的，但情意無限，找回妳在柔溫暖的懷抱。